

• 学术随笔 •

文物要老 观念要新

——首都博物馆《中国记忆》特展联想

王直华

“博物馆不是旅游景点”

2008年夏初，圣彼得堡博物馆、巴黎卢浮宫、伦敦大英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馆长在上海论道博物馆。在这个论坛上，人们听到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。

故宫博物院院长谈到，皇帝的书法过去被视为“资料”，他却认为这是“文物”。他还呼吁世界各国博物馆加强交流，他说：“中国的古代文物散落在世界各个博物馆，如果诸博物馆互不联系，这些文物互相割裂，就没有了生命。如果诸博物馆互相交流，这些文物互相贯通，它们就活了。”院长说得真好，文物是可以活起来的，就看你怎么对待它。

在他们演讲后，电视台主持人请专家进行了点评。专家指出，我们要在全社会普及一个观念：博物馆不是游乐场、不是展销会、不是旅游景点。

但是，人们的确是把参观博物馆当作旅游项目。“‘三日游’都安排什么项目？”“……第三天下午去博物馆。”在我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线路中，不是常有必须“到此一游”的博物馆“景点”吗？“明天到哪儿去玩？”“去首都博物馆吧！”在我们家庭假日安排中，不是常把博物馆当作孩子们的游玩地点吗？

参观博物馆，与到公园游玩、逛商场、看

展销会有本质的区别。参观博物馆，应该带有自主探究、自主学习的性质。

对学习来说，博物馆并不是学校。学习者到学校，是接受系统教育、进行系统学习；学习者参观博物馆，是进行随机学习，或随机的系统性学习。

对教育者来说，博物馆是校外的学习资源。《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》第三章“科学教育标准”提出：“学校的科学活动必须越出学校的围墙，使学校所在城镇的资源（包括科学中心和博物馆）为其所用。”

作为终身的学习者，要学会选择、使用博物馆，就像应该学会使用图书馆，学会自主选书、自主读书一样。去博物馆观览之前，必须做好准备，这样才能有一副清醒的头脑：我这次“随机学习”，究竟是去做什么？要明确课题、精选重点；要仔细观察、细心品味。在博物馆里，要从观察重点读出细节，读出故事，读出过程；要读出兴趣，读出感情；要体验探究的过程，体验发现的过程。

一座博物馆，每去一次，都会有新的收获，就像反复阅读一本好书。愿大家都来读博物馆这本大书、好书。

“观念与文物一样古老”

历来这样说——博物馆的功能有三：收藏、

收稿日期：2008-12-20

作者简介：王直华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，高级编辑；Email: science60@yahoo.com

研究、展示。收藏功能，最直觉地表现在故宫博物院上百万件文物的库房里；研究功能，最著名的表现是提出了“故宫学”；展示功能，就是公众能耳闻目睹的展厅里的“常年展”与“特展”。

“收藏”和“研究”，是“展示”赖以成功的基础。

“展示”，是将“收藏”和“研究”成果向公众表达。

传统的“展示”，没有把“让外行观众看懂”作为目标。我们说说一个小物件：博物馆展品下方的说明牌。这东西虽不起眼，却曾经给多少观众带来疑难与无奈。原因就是，有的说明牌做得太简略，外行根本看不懂。

我们不只一次见过这样的情形。一块牌子上边写了十多个字：迅缶，战国，后面还有出土地点。看到这个牌子，有两个观众在那里琢磨切磋：

“那个‘缸’字的一半，是什么？怎么读这个字？”

“还有，它是做什么用的？那个‘迅’字代表什么？”

当然，深刻一点的人还会问：“缶”是什么时候出现、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怎样评价、欣赏这个东西？等等。

此外，说明牌上的许多词组，像“虢太子元徒戈”、“虢季子白盘”、“嵌地几何云纹铜敦”、“楚屈子赤角蕪”，若不加详细说明，定会难倒大批的观众。

对于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来说，这些学术名词、这些词组都不成问题。

但是，对于广大观众，术语就成了拗口且费解的东西；而由术语串联起来形成的词组，恐怕一万名观众当中没有几人能识得一二。

参观博物馆的效果如何？大多数的人回到家，只记得看了一堆青铜器，至于那个时代的科学、技术、艺术、人文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，则对不起，都被一大堆疑难字词挡在门外了。

人们走进博物馆，回到了夏、商、周，祖国悠久的历史，让他们很自豪；就是满眼的铙、蕪、簋、匜，让他们又爱又怕。难怪我的一位

朋友（他是资深出版家）在看了一家博物馆以后打趣道：“我对自己的文化水平越来越不自信了，在这个博物馆里，我成了文盲！”看来，遇到困难的不只是中小学文化的人。有文博界的朋友评论这样的展示“观念与文物一样古老”。

世界在运动，在变化。自1960年代起，国际上对博物馆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有了重大改变。博物馆的功能，已经从收藏、研究、展示，拓展到传播、教育、促成多元文化对话，甚至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作用。博物馆原本静态、单向的文化活动，向着互动、共享的文化活动发展。

2008年八九月，戊子初秋，您“首博”了吗？那里举办过两个大展，一个是《中国记忆——5000年文明瑰宝展》，另一个是《公平的竞争——古希腊竞技精神》。拿《中国记忆》来说，错过这次机会，您想观赏所有这些文物，得跑遍全国55个博物馆。更为困难的是，以一己之力量，如何将55个博物馆的收藏“一以贯之”、“融会贯通”？这太难了。不妨实行“拿来主义”，去赏学《中国记忆》，那中华文化的5000年历史画卷。

观赏《中国记忆》，你会有一种感受，它不仅是在做展示，更是在做传播。这是全国文博界通力合作完成的一次引人的、有效的、成功的文化传播。

“明白不明白的人为什么不明白”

写信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很明确：这信是写给谁的？为什么写？写什么？怎么写？因此，大多数信件都能做到：写信人明白，收信人也明白。一两页信纸，就实现了双方的“信息共享”、“情感沟通”。

写信的时候，你肯定知道收信人的“心”：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？关心什么、不关心什么？懂得什么、不懂什么？

写信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干这样的傻事：自己喜欢什么写什么，自己关心什么写什么，自己懂得什么写什么，不顾收信人是否喜欢、是否关心、是否懂得。

“传播”的道理，简单得就像写信、收信。“传播”，就是“communication”，就是交通、通

信。

办展览、写文章，也是这个理儿，也得了解目标受众：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？关心什么、不关心什么？懂得什么、不懂什么？

“中国记忆”的设计者，向我们宣示着一个判断：“明白不明白的人为什么不明白，才是真明白。”传播者首先要做“真明白人”。

传播的“第一要务”是“让人明白”。这也是拉丁文“传播”（communicare）的本意——“使共同”。受众遇到明白人为自己做传播，是一种幸运。上乘的展览，不仅是在做“展示”，更是在尽心竭力地做“传播”，在与公众共享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。

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《中国记忆——5 000年文明瑰宝展》就大受欢迎，盛况空前。为了控制展厅里面的人数，工作人员只好定时放人入场。我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观赏《中国记忆》，心中一直涌动着对参与策划、设计、布展的全国文博界专家们的敬意。他们太了解广大观众了。他们“明白不明白的人为什么不明白”。他们是“真明白”的文化传播者，他们是深谙“传播”规律的大家。

这种尊敬之情，是由他们为观众提供的展品说明引来的。读着摆放在文物下方的的小牌，觉得它很温馨、很可爱，散发着设计者的热情。说明牌就像一位温存和善的文化使者，伸出手来牵着你走，生怕你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迷路、跌交，或止步不前。贴心的文化呵护使人陶醉。你跟随着她，从第一件文物起步，一直悦目赏心地观赏到第169件（组）。

来，观赏那件硕大的青铜器，我们开始“读牌”。你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，就是那个“金+尧”。你不认识这个“铙”字。专家知道你的心思，他立即告诉你，那个陌生的“铙”，应该读作“náo”。第二个疑团，是不知道这个“铙”是作什么用的。他轻声对你说，“铙”是一种打击乐器。你看，你在哪些节点上“不明白”，你在哪里会碰壁，专家们都“明白”。他们事前把所有的“死结”都为你打开了。“中国记忆”里的科学人文沟通，是那样顺畅、那

样有效！

接着，他把这件“铙”的时代、形制、地位、艺术特色、礼乐背景，甚至各个部分的名称，都一一细细道来。观众在平易中享受着认知与欣赏的乐趣。特别让人感动的是，他写下“商后期”以后，紧接着提醒读者，那是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46年。这里的文博专家，可不是丢给你一个只写“铙，商”两个字的牌牌就完事大吉。

读这169块说明牌，是全方位的文化享受。它们引领你在科学与人文、自然与社会、古今与中外的广阔天地里徜徉。短短二三百字的说明文，俨然是一篇篇精致的随笔，可以学习，可以欣赏，可圈可点。标题也是精心之作，有主题、有副题。主题通俗文秀，意在引人驻足；副题写实庄重，注重学术严谨。主题、副题搭配，让你看得明白，让你平添兴趣，让你增加知识。达·芬奇在500年前就说过：“懂得少，爱也少。”懂得才有意义，理解才有意义。一个不懂希腊文的人到了雅典，满街都是希腊文字招牌，对他却毫无意义。

在《中国记忆》，我观赏了169件（组）国宝级文物，欣赏了169篇上乘美文。您想想，那是一种什么心情？！骄傲啊，充实啊，满足啊！读着那字字珠玑的精致短文，你会有一种感想：不仔细看，不动情赏，不认真学，都对不起那些兢兢业业的专家们！

上面我们仅仅欣赏了首都博物馆里的小物件，从中感受《中国记忆》全新的传播理念，感受专家们的专业热情、专业态度、专业水准。实际上，文博界的朋友们正在努力开拓创新，利用新闻、出版、流媒体、影视、讲座、考古和科研现场直播、现场制作、网络传播，以及文化场馆联网等多种手段，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丰富多彩的科学人文传播服务。

今天，博物馆的功能至少有四项：收藏、研究、展示、传播。博物馆担当起光荣的传播使命，对素质教育的发展，对培养创新型人才，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。